

平順文化

演唱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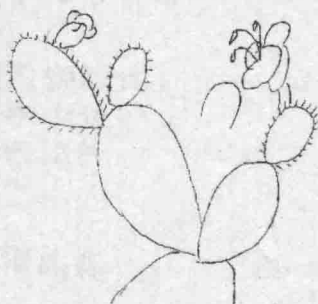
平順縣人民文化館





- | | | |
|----|--------------|---------|
| 23 | 生财有道 (数来宝) | 王秀春 (摘) |
| 6 | 阴差阳错 (山东快书) | 傅怀珠 (摘) |
| 20 | 如此先进 (相声) | 马小平 (摘) |
| 4 | 婆媳抓贼 (快书小段) | 宋惠群 |
| 2 | 夸儿子 (山东快书小段) | 刘蔚兰 (摘) |
| 12 | 家庭纠纷 (鼓词) | 宋惠群 |
| 38 | 老俩口逛县城 (小演唱) | 赵佩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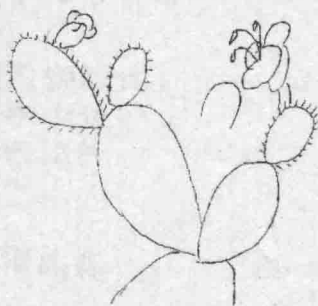
- | | | | |
|--------|----|------------|---------------|
| 歌
曲 | 35 | 渴望 | |
| | 18 | 人说山西好风光 | 乔羽词张棣昌 (摘) |
| | 8 | 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 | 胡沙 田川词马可曲 (摘) |
| | 36 | 平顺花椒十里香 | 关键词跃云 舍平曲 |





- | | | |
|----|--------------|---------|
| 23 | 生财有道 (数来宝) | 王秀春 (摘) |
| 6 | 阴差阳错 (山东快书) | 傅怀珠 (摘) |
| 20 | 如此先进 (相声) | 马小平 (摘) |
| 4 | 婆媳抓贼 (快书小段) | 宋惠群 |
| 2 | 夸儿子 (山东快书小段) | 刘蔚兰 (摘) |
| 12 | 家庭纠纷 (鼓词) | 宋惠群 |
| 38 | 老俩口逛县城 (小演唱) | 赵佩林 |

- | | | | |
|---|----|------------|---------------|
| 歌 | 35 | 渴望 | |
| | 18 | 人说山西好风光 | 乔羽词张棣昌 (摘) |
| 曲 | 8 | 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 | 胡沙 田川词马可曲 (摘) |
| | 36 | 平顺花椒十里香 | 关键词跃云 舍平曲 |



夸儿子

刘蔚兰

前楼住着个張大妈，
后楼住着个李大妈，
俩大妈今天见了面儿，
坐在一起把呱啦。
您要问啦的啥内容，
一个题儿，都争着把自己的儿子夸。
“她張大妈，俺那个儿子真不错，
提起他，俺心里如同开了花。
他工作认真干劲大，
还经常革新把潜力挖，
在家里半宿半宿地把图纸画，
在工厂经常加班晚回家，
发明了一种新机器，
效益成倍往上加，
一年的任务半年完，
那奖金一月能拿一百八，
光荣地出席了先代会，
省领导亲自给他戴红花。
光荣榜这么大的相片上边挂，
记者采访写成文章报上发。
姑娘们纷纷向他来求爱。
这傻小子，把婚龄定在二十八，
看起来，我还得几年抱孙子，
他不急，我再着急也白搭。”
張大妈，听到这里忙开口：
“老嫂子，這樣的儿子不該夸。”
(白)“咋不該夸？”
“现如今，是改革的新時代，
新时代就应当迈出新步伐，
为那点工资、奖金去流汗，
哪辈子才能把财发？
你看俺那三个儿，
不是吹，个顶个的顶呱呱，
大儿子掌握方向盘，

俺全家坐车从不把钱花。
拉外国客得捞一把捞一把，
那外国人伸出勃子让他拉！
还结识了不少关系户，
好烟、好酒三天两头拉回家。
二儿子专门搞物资，
这小子能说会道有办法。
自从他掌握了物资权，
俺家里缺么就有么。
为结婚新建了小楼多气派，
原材料全在他们单位拿。
三儿子工作在商业口，
俺一家人吃喝拉撒全靠他。
不少人托他购买紧俏货，
不只因紧俏的票证归他发。
一张票就值一二百，
他哪个月也得弄两沓。
现如今，俺家里早就实现电器化，
三个儿，一人一辆“雅马哈”。
冰箱、彩电是日奔名牌叫“松下”，
客厅里放的是进口拐角大沙发。
这么说吧，除了人俺家里全是外国货，
这哥仨都正为出国想办法（呢）！
就一点让我不高兴，
埋怨我当初没给他们找个外国洋爸爸。
张大妈越夸越得意，
李大妈一旁把话插：
“你三个儿子数量少了点，
还应该有个儿子在公检法。”
（白）“公检法？”
“对！你三个儿子这样搞下去，
早晚得蹲进监狱受惩罚！
公检法有人就方便啦，
可以走后门，经常去看看这哥仨！
（白）“啊！那我可不夸啦！”



摘自《曲艺》

·3·

婆媳抓贼

宋惠群

李家庄有个李太婆，
年纪足有六十多；
膝下只有一个男，
在王庄煤矿干工作；
去年刚刚结过婚，
媳妇在家守公婆。
这一年，刚刚进了腊月天，
在村上间儿半或有人偷偷摸摸搞赌博；
李大娘一生很正直，
对邪门歪道很犯火；
“年轻人，干点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对耍钱搞赌玩的走火入魔，
精神文明应当很好抓一抓，
把屡教不改的抓几个到看守所里坐一坐？”
李大娘虽这么说，
可对自家儿媳妇操心特别多；
现在有好多年轻媳妇也去玩，
千万不能让自己的媳妇背黑锅；
这几天，儿媳夜里常常去外边，
嘴里也常唠叨“麻将耍钱搞赌博”；
倒有心给媳妇讲一讲，
话到嘴边又没法说；
有道是抓贼要抓赃，
这万一闹起事来婆媳之间难调和。唉……
有天黑夜吃过饭，
门外来了年轻媳妇好几个，
他们悄悄进了家，
围在一起把话说。
这个说，我知道谁家有人玩麻将，
那个说，谁和谁都是一伙，
就这样他们把话说，
不知道窗外有耳李太婆，
大娘听罢犯个计，
难道说，她们真的要搞赌博？
大娘越听越生气，

越听心里越着火；
不，我今天说什么也……
也不能让她们去干这活儿；
她决定横下一条心，
等媳妇出门跟在后头把贼捉；
这时候，她们悄悄然的出了门，
出门直奔南岭坡；
大娘随手拽了件旧棉袄，
出了大门上了锁；
紧跟后不急慢，
直累得两腿发麻往前挪；
等她们到了张家院，
这可急坏了李太婆；
霎时全都没了影儿，
气得大娘直哆嗦；
她紧紧盯住大门口，
瞅准时机把她捉；
藏在一棵大树后，
在大树后面把身躲；
她心里一直犯嘀咕，
媳妇不可能去搞赌博；
向来对公婆很孝顺，
是三里五村的好品德；
又一想，现在的人也不就，
也许是在跟着坏人进贼窝；
就这时，村外一阵警报响，
到她面前来了一个急刹车的；
从车上走下几个公安局的，
腰上还别着二把盒，
可把大娘吓坏了，
这下可真了不得；
张家院一下熄了灯，
同志们张开大网把贼捉，
李太婆看得正真切，
一条黑影返墙过；
猛地窜到大树前，
想到树后把身躲；
大娘她眼疾手快扑上前，
急忙喊：“来人啊，这儿有个坏家伙！”
只听……

冰凉的手铐带在手上已经没话说；
这时大家齐动手，
抓住七八个坏家伙；
这时候，警察同志们走过来，
拉住大娘双手把话说：
“大娘你……这么大年纪……唉
你家媳妇真勇敢，
同我们一起搞侦破；
她带头成立了禁赌小分队，
帮助我们捣贼窝，
你婆媳二人真勇敢，
是我们学习的好楷模；
这就是，
婆媳二人一条心，
为民除害抓赌搏；
是新时代的女英雄，
编成个小段给大家说。

阴差阳错

(山东快书)

傅怀珠

出名的酒鬼马大河，
这一天在外边喝得相当多。
离酒场已经下一点了，
他咧咧且且想回窝。
新盖的大楼十几座，
规划设计没风格；
一样高，一样大，
里外基本差不多；
马大河住在九楼四层三单元，
噫！这醉鬼！他来到五楼就往上摸，
他耷拉着个眼皮把楼上——
上了一层，上了二层，上了三层又疑惑；

我他妈是在这楼上住吗？
这过道里，哪来的这辆自行车？
他跌跌撞撞又把楼下，
在楼外，左右徘徊琢磨……
这时候，民警巡夜打这儿过，
嘿！疑上咱们这位马大河！
“喂！更深夜半哪里人？”
鬼头鬼脑你什么？
马大河，舌头发硬喉咙涩，
嘴里没词光“呵呵”——
“呵呵……呵呵……”
“嗯？是不是想把坏事干？”
走！跟我去趟派出所！”
马大河听见要带他走，
酒醒三分把话说：
“哎哎、民警同志你别误会，
我、我不是坏人是好人，
好、好人就叫马大河……”
“你住哪儿？”
“我？我看——对！我家就住这栋楼，
你不信？我有证明人哪——
楼上就有我老婆！”
说罢他就把路带，
边上楼梯还边解说：
“这是一层……这是二层……”
哎！你小心踩着自行车！……”
说话间采到四层三单元，他掏出钥匙就把门拔。
这楼上的碰锁是冒牌货，马大河，手里的钥匙正凑合
阴差阳错门开了——
“怎么样？我有钥匙，我是谁不用我自己张嘴，
咱们进门……进门让我爱人说！”
说罢伸手把灯开，
嚯！——屋子里，双人床，一男一女在被窝！
这民警一见发了愣；
咱们马大河，却信心十足乐呵呵：
“我说不假就不假，您看这证据多确凿——
那女的就是我爱人……”
“那男的呢？”
“那男的？咳！这还用问？！——
那个男的就是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鼓词：

家庭纠纷

宋惠群

说的走：

西庄村有个王二虎，
前年当上了村支书，
去年刚刚结过婚。
小天气儿过得热乎乎。
这年夜里十点半，
小两口床上话开故。
媳妇头先开了言，
小声调不细也不粗。
“俺爹托我问一件事，
想求求你这个大支书，
咱兄弟已经二十几，
娶过媳妇没房住，
能不能批上半亩地，

地点就选朝阳岭上的二十亩”。

二虎听罢媳妇的话，

眉头紧皱犯嘀咕。

村上人均耕地少，

口粮地每人才半亩。

国家制定了土地法，

这事可不能打马虎。

不由得他就摇摇头。

“不行”二字咽下肚。

媳妇一看没门道，

扭在一边出气粗。

“哼！俺家你不走不知道。

亏你才当了个烂支书，

不就走求你批半亩地，

又不走请客送礼搞贪污。

你本来就有这点权。

不相信全村就少这半亩”。

二虎道：

“你慢慢躺下消消气。

（白）“不消”。

和解释解释就清楚。

(白) “不清楚”。

“现今国家有土地法”。

(白) “土地法怎了”？

“耕地上最好不要盖房屋。

媳妇听罢一段话，

只气得脸红脖子粗。

“你开口把法律拉扯上，

有出息你屈了你媳妇。

当初把我嫁给你。

那点难为过你二虎。

到如今找你办点事。

难说话里头还带吓唬。

口口声声土地法。

土地法能给当媳妇？

谁不知我爹是你老丈人。

我瞧也没人敢参乎。

批不上多咱少批点。

总得让咱的脸碍得住”。

“你可不能这么说。

你叫我怎么当支书。
全村总共二百户。
每户半亩是一百亩。
这样一来人吃啥。
就连老鼠也养不住。
你光说他是我老丈人。
我还有婷婷家二亲姑。
这亲戚只能是亲戚。
那能凭私人关系搞庇护。
农民不靠地咱靠啥？
倒忘了前些年喝稀糊糊。
现今国家人口多。
土地有法律来保护。
住宅只能批三分地。
不占耕地走正路。
咱应为全村做表率。
当好我这个村支书。
我看是不是这样办。
找找西坡刘大叔。
他单身一人三孔窑。